

葡萄牙音乐史

【葡】鲁伊·维依拉·聂里著
保罗·费雷拉·德·卡斯特罗著
陈用仪译



FUNDAÇÃO
ORIENTE

葡萄牙音乐史

【葡】鲁伊·维依拉·聂里著
保罗·费雷拉·德·卡斯特罗译
陈用仪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161047

(京)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音乐史/ [葡] 聂里, [葡] 卡斯特罗著; 陈用仪译。—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1

(葡萄牙文化丛书)

ISBN 7-5059-2597-0

I. 葡… II. ①聂… ②卡… ③陈… III. 音乐史—葡萄牙 IV.J60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1742号

葡萄牙文化丛书

葡萄牙音乐史

[葡] 鲁伊·维依拉·聂里

[葡] 保罗·费雷拉·德·卡斯特罗 著

陈用仪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永清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177千字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

ISBN 7-5059-2597-0 定价: 13.50元

I·1928

引言

自从若昂·德·弗雷塔斯·布朗科的《葡萄牙音乐史》1959年问世以来，我国再也没有出版过任何对自中世纪时期起直到当代为止葡萄牙音乐的演化加以概括性考察的著作。这种情况，却同另一个事实恰恰形成了反差，这个事实就是：近30年来，音乐学研究方面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我们得以掌握了16至18世纪我国音乐的一大批现代版本，还有有关我国过去与现今的音乐家的许多传记素材。但是，由于没有对我国的音乐史加以有系统的综合考究的传统，因而上述研究对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体裁有轻有重，或简或繁，在许多时期与体裁方面出现了认识上的巨大空白。本书则首先是一个按问题编排的综合性著作，它不单是力图给我国音乐的演化勾勒出轮廓，而且还力图能够同时提出一些操作模式，用以将这些轮廓按多学科的观点纳入葡萄牙文化史的更为概括性的全貌之中。我们这样做时，也深知在某些场合，由于掌握的资讯有空缺，我们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些解释性的假定，只能作为进行理论探讨工作中的一家之言，要随着各个领域研究工作的进展而受到考验与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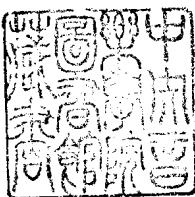
正。

本书末尾有一个最新的参考文献目录，它所包括的不单单有本书正文中所引用过的一切文献，而且还选进了一大批对有志于在这方面深入进行探讨的读者来说具有根本参考价值的作品。但这个文献目录还并不是详尽无遗的，特别是有一些旧著作，其有价值的内容已收进了新近的全面性研究著作之中，对于这些旧作，我们就没有在目录中提及。

国立音乐学院的曼努埃尔·莫莱斯教授、新里斯本大学音乐学系教授曼努埃尔·卡洛斯·德·布里托博士与马里奥·维依拉·德·卡尔瓦约博士以及葡萄牙文物总署音乐学部主任伊萨贝尔·弗雷勒·德·安德拉德博士，在提供素材方面惠予宝贵的协助，作者对此谨表谢意。

1991年1月于里斯本
鲁伊·维依拉·聂里
保罗·费雷拉·德·卡斯特罗

谨以本书纪念
若昂·德·弗雷塔斯·布朗科
(1922—1989)



目 录

引 言 (1)

上 篇

鲁伊·维依拉·聂里 著

一、自中世纪时期到文艺复兴 (3)

 中世纪的背景情况 (3)

 礼拜仪式音乐的组织

 世俗音乐

 复调音乐的流行 (12)

 复调音乐的起源

 王家礼拜室

 宫廷音乐

 文艺复兴的复调音乐 (25)

 世俗歌集

 埃武拉的复调圣乐：从波尔图之彼得罗

 到埃武拉大教堂的乐派

其余各大教堂的复调圣乐	
复调音乐活动的另一些中心	
器乐	
二、矫饰主义时期	(51)
葡萄牙音乐矫饰主义的起源	(51)
复调圣乐各大乐派	(55)
反宗教改革对音乐的影响	
埃武拉乐派的鼎盛时期	
其他机构的复调音乐	
器乐曲目	(75)
从最后的歌集到宗教性乡谣	(82)
三、巴罗克时期	(91)
17世纪的本土巴罗克	(91)
从矫饰主义到早期巴罗克	
一代传统的结束	
若昂式的巴罗克	(103)
专制统治与教会文化	
圣乐中的罗马风格	
歌剧的新兴	
舞蹈与器乐	
后期巴罗克及巴罗克后的各种风格	(121)
若泽与玛利亚一世在位时期的歌剧与圣乐	
各种器乐体裁的发展	

下 篇

保罗·费雷拉·德·卡斯特罗 著

四、自旧制度的结束到现代音乐的起源…………… (139)

被排斥的一个世纪

宫廷音乐的危机和歌剧的生命力

公众的爱好与私人的爱好

土派和洋派

改革与幻想的时代

浪漫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诉求

五、20世纪 ……………… (183)

“既有理性又有鉴赏力”

世纪末与现代主义

从宣传到反抗

当今困难的创造

参考文献…………… (232)

上 篇

魯伊·維依拉·聶里 著

一、自中世纪时期到文艺复兴

中世纪的背景情况

礼拜仪式音乐的组织

对于我国中世纪音乐，要试图进行历史性的概括，都会遇到各方面的困难，其中主要的困难，无疑是那个时期留传至今日的实际音乐材料十分缺乏，而且对于这些材料的音乐学上的研究，直到如今一直都做得很差。因此，我们对葡萄牙中世纪音乐生活的了解，大部分仍然仰赖于一般历史的文件性与文学性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给我们描绘当时音乐发展的政治与典章体制演化背景，但在这些原始材料中，我们充其量只能找到有关葡萄牙音乐与音乐家的零星材料。

正如当时整个西欧的情况一样，在我国，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高雅音乐的实践，主要是在基督教有音乐的礼拜仪式的框架之内保存下来的。帝国分崩离析后，伊比利亚半岛上政治上与军事上动荡不定的局面，直到西哥特王朝建立时方告一段落，这种情况，使半岛上的教会极为难以在等级建制上、教义

上及礼拜仪式上形成大一统的局面，不过，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教会当局很久以来就一直不遗余力创造协同一致的局面，因而能够在 633 年的托莱多公会议上试图制定出统一的礼拜仪式的大致规程，这些规程尽管允许各地有某些变通，但应该在仪式的规格、唱词的文字以及其曲调方面遵照共同的格式。这就将所谓“西班牙半岛礼仪”综合成了一种大致上统一的做法，这种礼仪是基督教西方礼拜仪式大家族的一大分支，同高卢派（法国）、圣公会派（英格兰）即萨路姆仪式、米兰派即安布罗西派（米兰）、古罗马派（罗马）及本笃会（意大利南部）的仪式平起平坐。

这种伊比利亚的礼拜仪式，又名西哥特礼典，因为它是在西哥特王朝统治时期生根的，它又名穆斯林统治下基督徒的宗教礼典，因为当时虽然是穆斯林的统治，但阿拉伯人对其管辖下的领土内的基督教仍持较为宽容的态度，因此，这种伊比利亚的礼拜典章就保持到 1080 年，到了那一年，布尔戈斯公会议遵从教皇格里哥利七世以罗马礼典一统天下的号召，下令以罗马礼典取伊比利亚仪式而代之。罗马礼典今天称为“格里哥利礼典”。但这个名称并不恰当，它是在古罗马礼典的基础上，经查理曼宫廷在 9 世纪初叶大力进行加工、修订、编纂与系统化而告成的，它先实施于查理曼帝国领土范围，继而逐步由教廷作为西方教会的统一礼典加以贯彻。

在这一套伊比利亚半岛的礼拜仪式当中，后来成为葡萄牙国家的那一部分地区看来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色，而只是一再以平起平坐的参加者的身份，在其演化的各个阶段中露面。在梅尔托拉，可以发现有提及某个“歌手之王子安德列”（Andre

princeps cantorum) 在公元 489 至 525 年之间进行活动的记载，按照罗伯特·斯蒂文森的意见，这可能是全欧洲第一次看到的提及某个教会音乐家的记载〔见 1982 年所著，第五章〕，而且，有一本著名的《莱昂唱经本》，是 10 世纪的一份西班牙手抄本，里面包括了全套礼拜日历进行祈祷日课的祷文与曲调，它是现在我们对西班牙半岛宗教礼拜音乐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而这本唱经本十分有可能是从贝雅教区所编的一份原本抄来的〔见同著〕。

早在阿拉伯人统治下，那些后来列入葡萄牙版图的地区就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兴盛的基督教教会机构，例如洛尔旺与瓦卡里萨的修道院，但是随着光复战争的节节进展以及基督教政权在光复地区的陆续建立，这些基督教教会机构也就自然在数目在增加而且在力量上加强。由于缺乏当地培养出的高级人员来管理日益扩大的教会机构，因而葡萄牙各教区的新任主教，大多来自法国，而且在各有关的主要职位上来回轮换：在布拉加是热罗——即日后的圣热拉尔多——(1096—1109)、莫里斯·布尔登 (1109—1118) 和让·佩居里埃 (1138—1175)；在科英布拉又是同一位莫里斯·布尔登 (1099—1109) 和贝尔纳尔 (至 1146)；在波尔图则是于格 (1114—1136) 以及前面已提及的让·佩居里埃 (1136—1138)。由于这些高级神职人员同属法裔，因而公会议以罗马礼典取代西班牙半岛礼典的这一决定在他们各个教区执行起来，也就方便了，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来了从法国抄录的格里哥利礼拜仪式手册，各自有其辖区加以推行。

说到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布拉加礼典，亦即今天

仍部分实施的一套仅仅用于布拉加大主教区的仪式、祷文和曲调，应该算作是以罗马礼典为蓝本的统一礼拜仪式范围内容里的许多种地方变通格式之一，因此，它的来源，大概是在自 12 世纪中叶到 13 世纪末叶这一段期间。另外还有一些教区，甚至还有一些有声誉的修道院所，例如科英布拉的圣十字修道院，也施行了类似这样的本身特有的变通了的礼拜仪式，但这些仪式到 16 世纪中叶举行特兰托公会议后就大都归于消失，因为当时发动了以中央集权为方针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力图一劳永逸地向整个天主教会强加一套统一的礼拜仪式模式，至少在祷文和仪式上要做到整齐划一。但是，那次公会议也规定，教区如能证明它本身独特的礼拜仪式已连续沿用了至少 200 年，则可允许继续保留，于是布拉加就决定通过把自己某些独特的惯用仪典保持下来，以标榜其作为西班牙半岛各地首位教堂的特殊地位，因而就力图硬把这些仪典说成有千百年的古老历史，甚至追溯到斯维汇王国时期，说当时曾由杜梅之圣马丁大主教（公元 579 年卒）下令进行过一次礼拜仪式改革，这一传说，被当作真事载入了 1634 年的布拉加礼拜仪式手册之中〔见科尔邦 1952 年所著，第 141—147 页〕。

这一现象，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说明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当中伊比利亚半岛各个教区之间的等级关系方面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有时这种等级关系真正意味着实际上的隶属关系，有时又仅仅是空洞礼节上的等级关系，实际上并无作用。直到葡萄牙独立了两个世纪之后，西班牙仍然有一些教区隶属布拉加总教区，而葡萄牙又仍然有一些主教区隶属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主教区，至于布拉加同托莱多长年累月争夺半岛

上教会内部的首位，或至少是布拉加力争不受托莱多支配而自主，这就更不用说了。教廷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经常变化不定，依不同的考虑而来回反复，但总是着重看葡萄牙王室站在哪边而定，而葡萄牙王室则在西部教会大分裂期间时而拥护阿维尼翁的教皇，时而拥护罗马的教皇，而一次又一次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有时对每个葡萄牙教区所采用的礼拜仪式习惯是产生影响的。

在葡萄牙，一方面是世俗教士在各个教区隶属下组织起来，同时又有许许多多十分重要的寺院与修道院，它们起着文化与宗教仪式活动中心的作用，此外又是大地产主，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中占有很大的经济与社会份量。这些修道院原先是隶属于各教区当局的，但它们同欧洲其他各地的情况一样，逐步摆脱了世俗教会等级制度，彼此互相联结成或紧或松的关系网，而这些网，也包括了国外类似的机构在内。至少从 1050 年的科杨萨公会议起，许多葡萄牙的修道院就遵奉圣本笃的教义，其中有一些逐渐落入本笃会的法国克吕尼大寺院的势力范围，有些只限于依从克吕尼大寺院的那套礼拜仪式和习惯，例如彭多拉达、圣蒂尔苏、蒂邦伊斯、巴苏德索乌萨的修道院，而另一些则同母寺建立了直接的隶属关系，例如拉特斯的圣彼得修道院、科英布拉的圣儒斯塔修道院和维米埃罗圣母院 [见马托索 1985 年著作，第 131 页]。这种影响，再加上前面提及的那些法国主教如热罗、莫里斯、布尔登及贝尔纳尔等人本人就是克吕尼派修道士，因此，罗马礼拜仪式对葡萄牙教会的渗透，基本上是采取了克吕尼大寺院的模式，该寺院住持之一圣雨果，对于使布艮第的莱蒙多及恩里克前来伊比利亚半岛为雷昂及卡斯蒂利

亚国王阿尔丰索六世效力以及对于日后葡萄卡莱伯国的建立，都起了根本促进的作用。

但是，从 1140 年起，我国遵奉本笃会教义的各修道机构内部，就开始显示出有西斯特教团的影响，一些势力很大、声望很高的修道院，如拉丰伊斯、塔罗乌卡与波乌罗的修道院等，都转而归它管辖，它后来就在葡萄牙建立了阿尔科巴萨大寺院。法国礼拜仪式影响对我国的渗透，也就这样改为通过西斯特教团的教士们，他们所主张的礼拜仪式，是极为简朴的，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整个中世纪当中葡萄牙教堂圣乐的发展的若干方面，尤其是在使用复调音乐的问题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葡萄牙的另一些大的教会机构，则属于教规教士派，这一派遵循据说是圣奥古斯丁所订下而其实是由阿维尼翁的圣卢福所规定的教规：例如科英布拉圣十字修道院和里斯本的圣维森特修道院就是如此，它们后来成了十分重要的音乐礼拜活动中心。最后，各个军人教团也拥有一些巨大的修道院，例如圣殿骑士团在托马尔、医院骑士团在列萨或是圣雅各骑士团在帕尔梅拉，这些全是在礼拜仪式范围内进行音乐活动的重要场所。

所有这些活跃的音乐实践，给我们留传下一批零散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尽管经法国女音乐学家索朗日·科尔邦在 40 年代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仍有待详细探讨。据这些作者的看法，那些自 11 世纪保存至今的音乐手稿，除了有某些片段是采用来自托莱多地区的一种纯属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古式音符记谱法外，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采用一种源出于阿基坦的记谱法，开始时使用一些不连贯的古音符，没有线，后来则采用单独的